

LI  
CONG  
JINYEBAI

# 路

从今夜白

舞歌  
墨碧  
著

原来，蝴蝶之所以飞不过沧海，不是对岸早已没了期盼，  
也不是蝴蝶不愿飞过沧海，更不是蝴蝶无力飞过沧海，  
而是沧海用爱锁住了蝴蝶……

大众文艺出版社

LI  
CONG  
JINYEBAI

# 路

## 从今夜白

时光飞渡，他与她毕业已数载，可是关于他们的故事，却始终在G大校园静静流传，划破夜空，穿过流年。版本迥异，亦不一而足。

然而，有一点可考据的是，平凡的她当年负了被称为美术系天才的他，而他，却用情若斯，为她几乎葬身火海，为她放弃保送外国深造的机会。

数年后，狭路相逢，他事业大成，携手新欢，笑看红尘。

她亦笑得云淡风轻。

只是，无人知晓，露珠从分离那夜就开始泛白，而她的思念亦早已在彼时泛滥成灾——



上架建议 畅销 | 青春文学

ISBN 978-7-80240-530-1



9 787802 4053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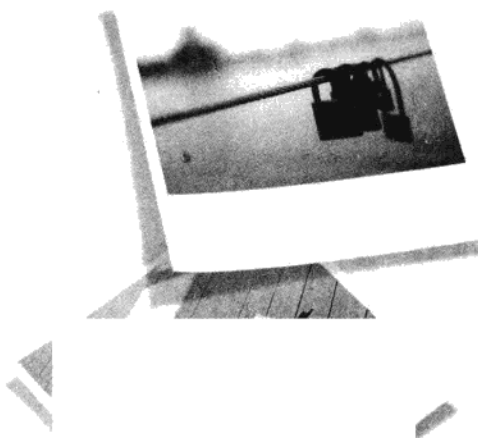
定价：26.80元

LI  
CONG  
JINYEBAI

# 路

从今夜白

舞歌  
墨碧  
著



大众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路从今夜白/墨舞碧歌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 - 7 - 80240 - 530 - 1

I. 路… II. 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6648 号

书 名: 路从今夜白

作 者: 墨舞碧歌、

责任编辑: 颜 箏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4060749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40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LU  
FONG  
JINYE GHI

# 路

从今夜白



- 1 · 写在开篇之前：关于蝴蝶
- 3 · Chapter 1 回来
- 7 · Chapter 2 似是故人来
- 25 · Chapter 3 请求
- 33 · Chapter 4 遇见
- 48 · Chapter 5 遇险
- 63 · Chapter 6 相随
- 65 · Chapter 7 再次遇险
- 70 · Chapter 8 情生
- 81 · Chapter 9 明月共枕
- 89 · Chapter 10 迷乱
- 102 · Chapter 11 荆州
- 108 · Chapter 12 愿望
- 117 · Chapter 13 对错
- 122 · Chapter 14 煮汤
- 128 · Chapter 15 分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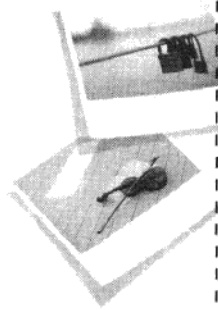
LU  
CONG  
JINYEBAI

# 路

从  
今  
夜  
白

目  
Contents  
录

- 144 · Chapter 16 道歉
- 162 · Chapter 17 末日判
- 178 · Chapter 18 决裂
- 190 · Chapter 19 爱若将离
- 195 · Chapter 20 订婚
- 203 · Chapter 21 陪你到世界终结
- 217 · Chapter 22 解释
- 224 · Chapter 23 见面
- 229 · Chapter 24 独白
- 234 · Chapter 25 惊变
- 246 · Chapter 26 路从今夜白
- 256 · Chapter 27 盛放
- 270 · Chapter 28 风波
- 282 · Chapter 29 只如初见
- 296 · Chapter 30 急救
- 304 · Chapter 31 幸福来敲门



写在开篇之前：  
关于蝴蝶

写在开篇之前：关于蝴蝶

这世上，是不是真有那么一个人，你非他不可？那人也许无关美貌也许无关身份更也许无关能陪伴你多久，却偏是你的今生无悔。

你的，天下无双。

如果有，那么牵起的双手，就请不要再放下。

很多年前，王菲褪尽一身华丽，甘愿在北京那个四合院里洗衣烧饭倒痰盂，平凡而快乐着。数载后，她与那人曲终人散，林夕为她写了一首《蝴蝶》。尽管，在那张专辑里，《蝴蝶》并无大红大紫。

一阙蝴蝶，唱尽坚强与落寞。

蝴蝶飞不过沧海没有谁忍心责怪，给我一刹那对你的宠爱，给我一辈子送你离开。

原来，流年终究不堪细数，开到荼靡即花事了。

原来，蝴蝶，终究飞不过沧海。

像你我的爱。

周怀安说：夜白，夜白，你是真正属于我的了么？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原来这般滋味。

路悠言说：小白，我们的爱情，宛若旅途。列车站站而过，原来风景再美，也总有到达终点的一刻。我在快乐里恣意，以致分离的一刹，竟来不及跟你说那教人说过千遍的话。有情不必终老，暗香浮动恰好，无情未必就是决绝，我只要你记着：初见时彼此的微笑。

# 路

从  
今  
夜  
白  
·  
2

顾夜白说：言，你怎么不知道，当你眼睛闭上的一刹，我的世界也到了尽头。

章磊说：言，这一辈子，我再也不看任何画展。凡·高、莫奈、毕加索……因为，那年我已在G城看到过最美的一帧画《蝴蝶，不必飞过沧海》。

是的，谁说蝴蝶须得飞过沧海？刹那芳华，不也风情恰好？

所以，我破茧成蝶，不为重生涅槃，亦不必飞渡沧海，只求曾与你相遇，哪怕翅断命折，溺死在你的怀。

这是篇一分悬念二分小白三分虐心四分情深的文。

许是贪心，小小的蝴蝶想诠释的东西太多，譬如初恋，譬如爱情，譬如唯一，譬如珍惜，譬如生命。如感笔涩文闭，请你见谅。

余话不再写，谨以小文送给那几个人，谢一路的陪伴。送给一直来看文的你们，送给经历过初恋与即将经历初恋的你们，送给守望爱情的你们，送给有想要珍惜的人的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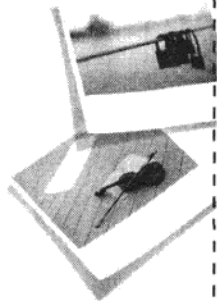
如果有一天，一些人不经意翻开它，看到里面隐约重合的影子，望能引起你们淡淡一笑，时光流逝，人海陌生，当是曾经不再。

P. S. 摘自百度：

有几种蝴蝶是可以飞过海洋的，它们会在秋天的时候横渡海洋，在两个大洲之间穿梭，虽然伤亡很大，但是它们决不放弃，真是让人感动的生命壮举。它们会在冬天到来之前飞到另一块大陆温暖的雨林中过冬，春天的时候再飞回去繁衍生息，之后就死去，生命大约半年。它们的孩子只有一个半月的生命，繁殖大约四代之后，秋天的那一代又飞去另一个大陆，而它们不像鸟类一样，有自己的父母、同伴带领，它们凭借的，就是相隔了四代，用血液传承的记忆。

向生命致敬，向爱屈服。生命总是在创造奇迹，蝴蝶亦可飞过沧海。





## Chapter 1 回来

“一，二，三。”章磊凤眼轻眯，随手把骰子扔到桌上笔筒里，抛物线牵起漂亮的弧度。骰子落下一刹，店内传来当啷一声响，清脆无比。典小二拿手盖了眼睛，道：“噢！My God！又摔破一个。”

“下班时间到，走吧。”章磊道。

典小二抬腕看看表，愣了：“因着大人你‘节俭’的缘故，你这房间一样显示时间的物事也没有，你怎么知道到什么时辰了？我不过出去旅游了一趟，老板，你就通神了？”

章磊浅浅笑道：“三天下来，惯例，她必摔破一个碗碟才肯下班的。”小二的“小宇宙”终于爆发了：“天，你干什么聘用她？”

这话的愤怒程度绝不啻于质问“你为什么要娶她”。为平息心爱员工的怒气，章磊很配合地做出沉思状，嘴角却不经意勾起一丝笑意。

会请那个人，纯属意外吧。

那天，咖啡店也快打烊了，偏偏她就闯了进来。

“我应聘招待。”她歪头再看看手中的招聘广告，想了想，大概终于挑着她能胜任的，遂一锤定音。

“拿点本事出来。”他看她一眼，不算美，中人之姿，但眉眼弯弯，甚是讨喜。她两眼弯成个问号状，问：“招待也要特殊技能啊？”

他淡淡道：“那小姐请便吧。”

她说：“好吧，我会做提拉米苏。”模样有点委屈。

到现在，他也没有弄清他为何会请一个会做提拉米苏却好罐子破摔的小招待。提

拉米苏，小二会，店里的点心师会，当然，他也会。

那天，她的提拉米苏甚至做得有点苦，他却尝出了思念的味道。倒是自个矫情了，不是么？

夜色。满街灯光繁华，车辆往来纷沓，人亦熙攘。大街璀璨如虹。

从咖啡店出来，路悠言轻靠在街道旁的灯栏杆上，看着店铺对面那栋大厦，嘴角微微泛起一笑，心里藏掖着一个小秘密。

这栋大厦的人大都喜欢光顾这间叫时光的咖啡厅，她总能或多或少从员工的碎嘴里听到一点有关那人的消息，然后把它放在心上。晚上，回到出租小屋，再慢慢回味。很少，不够应付思念。只是，总归是好。

一月前，路悠言从那家外贸公司跳出来，进了这间咖啡店，这决定真是英明万分。

她回到G城已经三个月了。刚开始，她做起老行当——在外贸公司做事。差不多两个月过去，她负责的那笔订单还是搁在原地，见不到进展。

Frankie 秉承犹太人鸡蛋里拣骨头的优良传统，硬是把已臻完美的样品看出数十个问题来，倒也不得不服他。好不容易经过一段时间的拉锯战，谈到大批落定的份上却又杵在付款方式那里。Frankie 要求用信用证，经理却坚持电汇。待到磨破嘴皮劝服客户电汇结账，偏偏订金的问题又谈不拢。他只肯交百分之二十，而经理却死活不肯，非百分之五十不成。这下可好，谈判破裂，卡在那里上不去也下不来。

不过一来二去，她倒与 Frankie 熟络了。一起吃下午茶的时候，悠言说：阁下的“专业”我佩服。

Frankie 说：我更喜欢你的不专业。

悠言一脸黑线，道：滚！

Frankie 笑道：Yan，听说你辞职了。要来我的公司不？

悠言忧郁了，一边玩去，你不是说我不专业么？

Frankie 认真道：你不知道阿拉伯人可以娶四个老婆吗？我们那边的，英国的，法国的，我这不还刚缺了一个，你——

悠言语重心长，老娘再不专业也没忘记你是犹太人。仨老婆加你凑一桌麻将刚好，四老婆有你受的你等着做端茶的小兵吧。

Frankie 大笑，喷了，一头撞上桌子，悠言无奈，摊上这样的极品她还有什么好说。

回G城，和一老婆四缺一的古怪犹太人成了朋友，不算赖。

再看了一眼那栋大厦，才慢慢踱上车。

一二零大厦，G城最高的建筑物，夜色中，霓虹不熄，凌云浩瀚。

G城最负盛名的企业的总办事点都云集在这一百二十层里。从这里走出的，又岂止是简单的白领，而是决定着白领命运的人。

那人，便是这其中之一，坐在最瞩目的位置上，俯瞰众生。

这个时间，他下班了吗？他在做着什么？

不能再想了！真的不能再想了！再想，心情那叫一个疼痛。

悠言晃晃小脑袋。G城的公交是出了名的拥挤和乱，今晚的巴士，人还不算太多。悠言看着窗外倒退的景物，任思绪云游往事。

突然想起数天前跟 Susan 闲聊时扯到他们这一届的人事。外语专业，还是不免落入俗套，几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都干起了外贸翻译这行。

而在翻译一行里混得最出色的莫过于方影与周怀安。同声传译，几乎包揽了G城所有的外交峰会和跨国商务洽谈。阳光下最灿烂的职业，他们演绎得至善臻美。人生到这份儿上，似乎不该有遗憾了。

周怀安么？脑中滑过这个名字的时候，心里竟是难受得突然一窒，复又快速地跳起来，抚着胸口良久，才平复下来。

只因，有周怀安的地方，定当有着那人。

讨厌。讨厌的一百次方。

怎么绕了一圈，最后还是绕回到他身上来！

顾夜白，那个惊才绝艳，淡漠又疏冷的男子。

窗外一轮钩月，偶然传来夏虫的嘶鸣，所有的景物，都叫人的心急遽沉沦。

时光仿佛溯回到四年前。那时，她还在G大念书，那时，她还和顾夜白在一起，那时，一切尚未发生。

傍晚时分，两人会蹭到学校附近的茨山去看日落。他重瞳华光潋潋，手里拿着个写生本专心勾勒着，而她就靠在他背侧絮絮叨叨说些什么，花边新闻，乃至日月晨昏，可以由总统大选侃到某明星的小小派对。

有时被她打扰得紧了，他眉一皱，薄唇凑到她嘴边含住了她的唇，封住了她所有的喋喋不休。她眉开眼笑，小计得逞！她爱极了他的吻，他嘴里淡淡宛若青草的味道叫她安心。

他何等的聪明，又岂会不知她的小小心思？作为惩罚却又忍不住满心爱怜地加深这个吻，直到满意地看到她脸上的红晕覆天盖地地弥漫开来。有时，他故意逗她，任她说得口干舌燥，只是风淡云轻不动声色地作他的素描。她“老”羞成怒，遂凶巴巴地把他的本子夺过，胡乱翻起来。

本子前半部分的每帧画几乎都以云入景。这么简单的物事竟也绘画得姿态各异，变化莫测，动人心魄。然，总观，却给人一种冷凝的感觉。

后来的画，云的踪迹渐渐隐去，景物开始繁复起来，笔触却渐见柔和，恍惚间竟给人一种错觉，作画者在描绘这些景物的时候，似乎面带微笑，嘴里悠悠衔着半根青

草，未惧时光流转，年华如殇。

枕在他坚实有力的腿上，她晃着脑袋，问他后来为何不画云了。

他淡淡道：“言，有时候我们见着云浮在半空，静静的，不事活动，其实不然，它一直在飘移着，只是以我们看不见的姿势飘移罢了。”

她似懂非懂地又晃了晃脑袋，动作活像小狗一头。

耳边听到他轻轻的笑，隐着天日不见的宠溺。

过了好久，在她以为早已没了下文，眼皮渐重的时候，耳边却传来他越发清淡的声音。

“而现在我有你了。”

仿若天籁。

没来得及深究，便徐徐地合上眼帘，睡去了。

这一辈子，能在情人的怀中这样睡去，即使突然沉进永世的黑暗，即使年华在十分钟老去，又何足憾！

朦胧之际，她感觉到他温热的唇在她的眼皮上满带怜惜地吻过。

时间，就此停顿。

以前不懂他所说，离开他以后，细细去忆他的一言一笑，终是明白了他话里的含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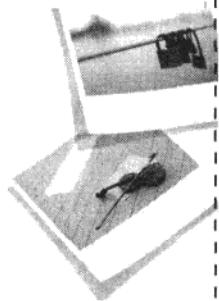
他是如风像云般的人，从不曾为谁而驻足。可是，他却曾为她停下过，心甘情愿抵。

闻说现在的他们就像鱼与水，蓝天与微云，契合无间。

手指紧紧抓着路旁的栏杆，骨节因用力而泛白，刚平复的心律又剧烈起伏，过了许久才平复下来。

有铃声传来。她从包里掏出手机，打开新的简讯。陌生的号码，内容和名字却熟悉，微微跳动的简讯写着：

“悠言，你这人，还真是可以。回G城几个月了，也不通知一声，我们就这么不招你待见？明天是我的生日，想来你也必定忘记了。明晚八点三十分有聚会，只是几个老同学小聚，就差你。礼物不必费心带，但人不可不到。时代广场十四楼‘lavender’。许晴。”



## Chapter 2 似是故人来

和 Susan 一样，许晴和她也是大学时候的室友。毕业后自己悄无声息地离开 G 城，直到三个月前回来，这一走竟是整整四年没见。

当年，为了避开那人，自己隐匿行踪，除 Susan 在内的极少几个人外，她几乎跟往日所有同学都断了联络。这些年来，他们那一届的“好事”分子组织聚会也不在少数，却未曾出席一次，每回都是有意无意地从 Susan 那里探听消息。

而 Susan 除怒其不争外，却也总是心软，会透露点那人的消息给她。这次，只是小聚，许晴没提怀安，那应该还是没有周怀安，更没有顾夜白——只是几个老同学，倒是没理由拒绝了。

八点三十分整，lavender。

轻轻拧开包厢的门，悠言是一呆二愣三苦笑。

四年没见，许晴还是没有令人失望。确是几个老朋友小聚，前提是请自动忽略掉大厅中那数十号人。

橘黄色的灯光，淡淡的钢琴协奏曲，都市白领优雅地啖着紫红色的酒液调笑闲侃，觥筹交错间的美丽与和谐似乎就这样被这突如其来的人打破了。

当空姐的 Susan 此刻正在飞往土耳其的航班上，还有一些同学很早便离开了 G 城。除此以外，几乎他们那届专业的同学都出席了，有些甚至还附加了自己的伴侣。

例如，大厅深处众人缭绕的周怀安和她身边的 G 大九九届美术系天才，顾夜白。

她的手还搭在门把上，早有一堆目光不期而至，石子空落碧潭，又岂能无波？好事者的眸光来回巡视在三人身上。

四年，是个尴尬的数字，短不短，长不长，但也足够一些人残缺了以后圆满，或

# 路

从  
今  
夜  
白  
·  
8

是圆满了后残缺。

围城内外，也许不外乎是时间做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捕捉到昔日同窗或好奇或暗讽的眸光，怀安唇边浮起一丝冷笑，冷笑过后是满心的震惊，实是没料到此刻会再见到路悠言。自两年前和身边的男子正式在一起以后，午夜梦回，又何尝少想过一次这人会以何种姿态出现在他们面前？到如今，渐渐把这个人沉入心底的时候，她却出现了，如同幽魅。

以为自己藏得很好，没料到那微动的情绪还是被顾夜白捕捉到。他修长白皙得近似妖娆的手轻轻滑过她的掌心，似是安抚。

是的，什么能逃得过他的眉眼？藏匿，这男子本就是中高手。他可以寂寂无名在G大几近三载，却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名动校园。于他，似乎一切都有可能。这么优秀的一个人，是她的男人。

她忍不住看向他的侧脸，他墨拓般的重瞳里印着路悠言的身影，却是，波澜不惊，像在看待一个陌生人。这个认知教她心里多了些许安慰。

“夜白，夜白，你是真正属于我的了么？”怀安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骤然塌崩，眼前模糊成那年秋日图书馆前落英缤纷的场景。

她很聪明，且目标明确。想起宿舍那几个女生，她笑了。自己才智不够，只想追求安稳，毕业后想当个办公室小白领，要不就是机关小职员，然后钓个稍好一点的男人便满足。

倒也是。这世上真正有令人惊艳才华的又有多少个？外语系才女，她头上的华光不也有一半是经孜孜不倦堆砌而成的？

可她也并非书呆子，至少她从未会在该歇息的时间还到图书馆去做那埋头苦干的事儿。只是，迄今足足一个星期，每到午休时刻她还是不由自主上那儿去了。只因某天无意中在图书馆自修室里探看到那抹修长挺拔的身影——顾夜白。

天知道，她有多想跟他进一步交往。

寝室里那些女生的男友她是瞧不起的，想不到，如今竟也为一个男生这样地煞费思量。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原来是这般滋味。

今天，她无论如何也要走进他的世界，她狠狠地咬着唇瓣。

徜徉了好一会儿，前脚几乎迈入图书馆之际，却骤然发现，顾夜白身边竟已多了一个人！

那人，她认得，是顾夜白的女朋友，与自己同系的路悠言，普通平凡之极的女生，他怎么就喜欢上她了？她恨。

那两人一前一后站着，顾夜白抿着唇，目光灼灼地盯着路悠言，而路悠言却背对着他，整个儿的感觉冷漠又决绝。秋日的阳光似乎彻底断绝在透明的玻璃窗上，他眉目间竟是一片苍白。

悠言纤瘦的背在微微颤抖，但终究没回过身来。怀安的眼睛狠狠攫住她。耳边传来他的笑声，低沉又无奈：“路悠言，我以为我可以不想你，却原来我低估了你也高估了自己。”

好半晌，他的唇微微动了动，道：“可以抱你一下么？”

她仍旧低着头，一动也不动。

“一下，只一下就好。”他的眸仍是清澈沉静，声音却透出一丝死灰般的绝望，垂在雪白衬衣畔的手紧紧按在桌子上，任由指骨绷得泛白。

那么骄傲的一个人。把他所有的才智与傲气，毫不犹豫地，一点一点在那个女人面前分崩离析。

这个男子，眼角眉梢，莫不是风华。四年的时光，岁月把他打磨得更清俊内敛。

只是，现在，他眼中那抹淡然，不仅是怀安，悠言也看到了。爱到极致便是恨。如今，连恨也不在了，那便是他的心已死了。

她的苍白与不安俱落在他眼里，但他只淡淡一瞥，随手轻轻摇晃着酒杯里嫣红的津液，再也没有动作。

怀安突然有种释然的感觉。实际上，数秒之前，她甚至还存了个念头，再没有哪个时刻比现在更希望顾夜白携了自己在路悠言眼前谈笑而过。

但现在，她不那么想了。倘若顾夜白连这种虚与委蛇的报复都不屑对路悠言做，那么她是被他彻底摒除在心外了。

可惜，她的聪明这次却失了准。

顾夜白重瞳里深藏的风暴，她终究没能看出。

那股幽暗足以把一个人狠狠吞噬。

把杯子往檀桌上一搁，他嘴角浮起一丝微笑，几不可见，那么的冷。

“悠言。”有人招呼。

悠言呆了呆，看去，正是罪魁祸首。

在众人的目光中，许晴走了过来，身边尚跟着几个打扮优雅得体的年轻女子。

“晴。”她低声道，心里微叹了口气。

“我原以为你不来了。毕竟你对你当年最亲密的人也狠得下那样的心，我亦不是你的谁。”许晴淡淡道。

悠言脸色一白，下意识往顾夜白的方向看去。却见他身边有几个男子与他说着什么，他淡淡点头，周怀安在一旁笑得璀璨。

“晴学姐不为我们引见一下吗？这位学姐是？”一个髻发女子笑道。

许晴却没再说什么，只是轻轻看了悠言一眼。

冷场。

悠言一看，忙道：“我是路悠言，你好。”

“哦，原来是路学姐。”没听过这号人。冲着许晴的面子，那鬈发女子本还想说句什么场面话，毕竟许晴是顾夜白面前的红人。

这位顾学长，年纪未逾三十，却已是业内最有名的画家。一幅画，便是别人奋斗一生也无法企及的高度与财富。更别提他继承了顾家大得惊人的生意，旗下世界有名的拍卖行、画廊、广告策划、传媒公司数十家，成为亿万财值的艺询社社长。

关于这个人，他的导师，G大的夏教授曾说过一句，也只说了一句。

G大百年内再难出一个顾夜白。

旁边那干练短发女子却悄悄拉了拉她，使了个眼色。

二人与其他几名女子与许晴说了几句，便即退到一旁。

那几人交谈的声音极小，悠言却还是耳尖地听到了。

与那人还在一起的时候，他常捏她的耳珠子，说她是小狗耳朵，利得很。

她不愿意了，在他衣服上蹭啊蹭，恶作剧地叫得欢：“小白，小白。”他听得眉头直皱，随即狠狠吻住她，当然，谁也不会愿意与动画片里某色小孩的宠物同名。

只是，她那时竟不曾意识到，他看似不喜这没营养的称呼，倒从不曾纠正她。后来，才恍觉，那是属于他与她之间的称谓。那时他只给她的纵容。

恍惚中，声音絮絮传来。

“学校那个风云榜，你忘了吗？这位路学姐在那个薄情榜上排名第一。”

“啊！她就是顾学长的那个——”

“错不了。就是她当年耍的劈腿。这个女人——”

悠言心里叹气再叹气，掩耳盗铃地退到一边。许晴微一沉吟，也跟着站到她身边。

“对不起，晴。”悠言瞅了她一眼，轻声道。

许晴冷笑道：“悠言，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对不起谁，自己心里有数。”

“我只是奇怪，为何你突然便回到了G城，听说，迟濮是几月前结的婚，你便在这个节骨眼儿回来了，时间不差一分。”

悠言低着头，也不争辩。

末了，道：“晴，你何不直说我被迟大哥抛弃了？”

许晴一愣，倒想不到悠言会说得如此直截了当。

“你当年追逐着迟学长的脚步离开了，今日就不该回来。何必累了自己扰了他人？”许晴突然道，目光落在不远处的周怀安身上，本来嘲讽的口气抿进了一丝叹息。

“我明白，我只是回来一下下，我会走的。”悠言压低了声音，想了想，又笑笑。眼角余光小心翼翼地看了那人一眼。

这一下却还是教许晴看在眼中。



她淡淡道：“悠言，这样没心肺的笑容，你怎还敢拿出来？你走后的第一年，林子晏跟我说，顾夜白在他的画室里画了满室的你。看着他不眠不休，林子晏他们当时气得只想打醒他。他们要撕掉那些画，顾夜白喝得烂醉，却也还懂得拼命去护那些画。他的身手，你是知道的。那晚，林子晏他们三人几乎被揍个半死。”

悠言心里大恸，怔怔出神：“他素来是千杯不醉。”

许晴冷笑。

确是。千杯不醉，却喝醉了，这事不是很可笑么？

只是，这世上没有谁非要谁不可。

所以，悠言，现在他的身边已没有了你的位置。当然，更没有我的。

“什么醉不醉啊，许MM？”明亮的声音传来。

二人一怔，扭头看了去，却是一个身材高大、着装极端雅致的男子。无独有偶，他身边也跟了数名年轻男女，那几人向许晴问好，许晴点了点头。看样子也是G大的学弟学妹们。

那男子的相貌算不上英俊，甚至有些娃娃脸，却笑容可掬，皮肤黝黑，衬得牙齿白而亮，整个人看起来甚是阳光帅气。

林子晏本意想与许晴打招呼，与悠言这一照面，也吃了一惊，不动声色地看向顾夜白。

后者朝他淡淡一瞥，眼神带了些许警告意味。

他心惊肉跳。顾夜白这人，太腹黑，当年也只对一个人有过真心。只是那人却做了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悠言，悠言，背弃了诺言。

那年，原以为这性格极度迥异的两人不会在一起，哪知道，他们却在一起了。目睹他们种种过往，以为他们重级地震也震不飞，哪知，最后却曲终人散。

罢了，他跟在他手下办事，还是不要挑衅老板为好。

林子晏遂朝悠言一笑，道：“这不是悠言吗？”

许晴瞪了他一眼，以他的语气，道：“这不是用肺说话吗？”

林子晏朝她做了个凶狠的表情，转过身来对悠言继续笑容满面。悠言憋了半天，终不负他望，扯出一句：“学长，您现在在哪儿发达啊？”

林子晏一怔，随即捧着肚子大笑起来，顺手在悠言肩上一拍。悠言手一抖，手上一杯果汁立刻四十五度倾斜，准确无比地向林子晏身旁的一个学妹泼去。

那小学妹尖叫一声，急忙跳开，身上还是“挂了彩”，怒，向悠言瞪去。后想起林子晏才是元凶，视线又向林子晏射去，但林副社长帅气多金，这小失误遂选择性忽略掉，继续怒视悠言。反观她是顾学长的过气女人，全民公敌。

数位学妹互视一眼，一同退后数步，和悠言楚河汉界。悠言看了林子晏一眼，眼神幽怨。